

照
春
著

南國風雲

35.7

出版社

南 国 风 云

照 告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378-0105-3

I·102 定价: 1.50元

内 容 提 要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而秦楚两国间及楚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则尤为引人注目。本书以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描写了楚怀王当政时期及顷襄王执政以后楚国内部的尖锐斗争及秦楚两国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作品以满腔热情，讴歌了流芳千古的屈原，勇冠三军的昭阳等一代忠良；也以历史的笔法鞭笞了昏庸糜烂的楚怀王、顷襄王和荒淫卖国的南后郑袖等一批丑类。

序 幕

商於城郊，烽火连天，尘烟弥漫；战车、骑甲、步卒大张旗鼓，铺天盖地地向前推进。

书有“楚上柱国昭”的帅旗迎风招展。旗下，昭阳（四十余岁）身材魁梧，戎装挥剑，骑着壮马，飞速行进。在他的四周，无数将校、步卒，盔明甲亮，剑戈闪闪，呐喊着朝商於城冲去。

商於城上，“秦”字大旗飘摆，将士们望着由远而近黑压压的楚军，个个心惊胆颤，摇头叹息。

楚军的先锋来到城下，弓箭手们举弓仰射。一支支利箭飞向城上。在弓箭的掩护下，开路士卒以木梯、柴草在护城河上搭起了几十座木桥。接着，带轮的云梯推了上来，披甲的马拉着的冲车源源不断地跨过木桥，朝城墙和城门冲去。

城上，秦军士卒投石、射箭，拼命抵抗楚军的进攻。

城下，楚军士卒冒着石林箭雨将一副副云梯固定在城墙

上，又在弓箭手的掩护下攀梯登城，他们争先恐后向上涌去，犹如蛾蚁缘附在蔓延的结缕草上。首先登上云梯的士卒被秦兵斩杀、射伤，一一坠落。但后列士卒却依然横盾执剑，援梯拥进。他们怒吼着杀上城堞，与秦军拚杀起来。

剑戈戟刃，寒光闪闪，人吼马嘶，震撼长空……，触目之处皆是死死伤伤，淋漓鲜血……。

城门外，楚军士卒们猛力推动冲车，用安在车上的巨木撞击城门。城门被撞毁、撞开。将士们乘车骑马纷纷涌进。他们左劈右砍，且战且进。一个个秦兵横躺竖卧，缺头断臂地倒在车马丛中。……

阿勇（十六七岁）随昭阳登上城楼，一剑砍倒“秦”字大旗，插上“楚”字大旗。

昭阳将手中的血剑推入鞘中，目视远方，慷慨激昂地说：“我南国地大物博，岂能怕它西秦？！只要大王坚持联齐抗秦，我们必能打败秦国，收复故地。”说着，扭回头来，对欢乐的将士们说：“诸将官！”

“在！”所有在场的正偏将佐拱手应道。

“一鼓作气，良机莫失。望各位身先士卒，三日内，收复全部商於故地。”

“遵命！”众将兴高采烈地正要离去，忽听有人高喊：

“都尉到！”举目寻视，果然是都尉（三十左右）匆匆走来。

都尉屈身拱手：“参见上柱国！”

“免礼。战乱年月，你不在宫中好好伺候大王，来到此地，有何公干？”

“禀上柱国。大王命臣下送来书信一封……”都尉说着从袖囊取出帛卷，双手举于头齐。

昭阳接帛展开。迅速看了一遍，脸色渐变严峻，而后，忿然将信撇到地上。

众人见状，面面相觑。

都尉：“上柱国息怒！大王决定与秦和好，与齐绝交，所以……”

“原来如此！那……屈原大夫……”

“屈原大夫极力反对和秦绝齐，大王已将他驱逐宫外，流放到汉北去了……”

“岂有此理！”昭阳背着手踱了几步，猛然停止，仰天长叹道：“昏君，昏君误国！”众将士一片茫然。

上 部

天苍苍，地茫茫，广阔的地平线上隐现出一队车骑。轿车内，昭阳戎装佩剑，伏于彩漆几案之后，怒形于色。透过车篷前的竹帘，——深秋凄景历历在目。

车骑队伍掠过平原，跨过河谷，翻山越岭，朝郢都城驰去。

楚宫内廷，门窗、墙壁、梁栋、房顶都雕画着五颜六色的花纹；一排排彩色绘漆几案摆在文武众臣的胸前，案上，精制的铜盘中盛有柑桔、香蕉等水果。

楚怀王（五十余岁）喜形于色地坐在正中位置上，同紧靠身旁的南后（三十岁左右），子兰（十五、六岁），子椒（六十岁左右），靳尚（三十岁左右）以及左右阶上的文武百官观看阶下的歌舞。

阶下，伴奏者吹打着钟鼓管磬，舞女们粉黛飘然，轻歌漫舞。

怀王得意洋洋，摇头晃脑，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用手指不停地敲击案面。

郢都城，东门上方刻有“龙门”二字。门两侧站立着许多手执戟戈的卫士。

昭阳的随从车骑顺着大路，穿过茂密的竹林，跨过护城河上的木桥，飞快地驰进了龙门……

城中，街道平坦宽敞，两侧皆是挂着招牌的茶馆、饭馆、客店、货店……；行人拥挤，买卖兴隆。

昭阳的队伍穿过人们闪开的通道，朝楚宫而去……

楚宫庭院，正面的高台基上座落着一栋双檐楼房。宽敞的回廊张灯结彩，装饰精美。门上端挂一横额，上书四个大字——楚宫内廷。廷前，平台上摆着玲珑剔透的铜铸麒麟、雄狮、仙鹤、炉鼎……；周围是汉白玉石雕刻的栏杆，武士林立，戒备森严。

车骑队伍来到台阶前。随从们争先恐后地从车马上跳下。

阿勇打开轿车的门帘，搀扶昭阳下车。

昭阳听着从内廷里传来的歌声和笑声，哼了一声，步上台阶，朝内廷走去。

楚宫内廷

舞女们继续跳舞、唱歌。

靳尚嘻皮笑脸地“……臣下——贯以为，南后只是个美貌佳人，原来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真可谓大王的幸荣，国家的洪福呀……”



“你说她——很有才智？”

靳尚把头探向怀王道：“南后写的歌词，不仅文从字顺，意理通达，而且完全倾注了她对大王的热爱，表达了众臣对大王的敬仰……”

南后眉飞色舞地瞟他一眼，道：“上官大夫过奖了吧？！”

“不！不！不……，臣下并非曲意逢迎，而是王后确乃鹤立鸡群，令人敬佩呀！……”

“好啦，好啦……”怀王一摆手说：“还是看歌舞吧！”

顿时，廷内除了舞女们的歌声和怀王手敲案面的声响，再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片刻之后，谒者（三十岁）来到怀王眼前，拱手道：“稟大王，上柱国昭阳求见。”

“噢……，寡人并未招他进宫，为何……”怀王先惊愕，后爽快，“传他！”

谒者高喊：“传上柱国！”

“传上柱国！传上柱国！……”卫士们相互传唤着，声音传出门外。

靳尚扫了众人一眼，凑近南后掩口道：“昭阳远道而来，您说有何公干？”

“那——谁知道。”郑袖不解地：“不过……，我想总不会是什么好事。”

子椒凑过去：“依臣之见，昭阳呀——是为屈原来的。大王决定与秦和好，并派逢侯丑前去接收秦国归还我国的六百里土地；同时，又派人前去与齐绝交。昭、屈二人意见相投，是刎颈之交。一定是得知屈原的下场才来的……”

他们正在窃窃私语，昭阳已昂首阔步来到阶下。

昭阳对着怀王拱手道：“臣昭阳祝大王万寿无疆！”

“平身！”昭阳立起，怀王又道：“将军克敌制胜，劳苦功高。今千里迢迢而来，还是快快入座。”

“谢大王！”昭阳来到左阶，坐在靠近怀王的几案后。

怀王：“昭上柱国，当今战局如何？”

“禀大王：前方我军一鼓作气，横扫千里，真乃风卷残云，已把秦占我商於的四座县城收复了。”

怀王淡淡一笑：“好啊。不过……，秦国使臣张仪来过，说秦王愿意归还咱们故地商於全境，条件是让我与齐国绝交。寡人已决定与秦和好，与齐绝交。这样，上柱国也就用不着亲临前线，再冒矢石刀剑之苦了。”

“大王”，昭阳见怀王点点头，意思是让他讲下去，就满怀激愤地说下去：“依臣之见，和秦而绝齐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寡人不费一卒一兵，坐得六百里地，何无一利？”

“大王，秦国之所以许小利于我国，是因为楚齐是盟国，势力强大。若要绝齐，我国必孤，秦还能无缘无故将六百里土地归还我国吗？那张仪言而无信，诡计多端，目的乃是破坏我齐楚联盟。如若依他之意，我国则必得罪齐国。秦齐合而攻楚，楚将两面受敌，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怀王赧然不悦，对舞女们勃然大怒：“给我滚！”

舞女们不欢而散，退回内室。就连满廷文武侍从，也都慌得没头没脑，不敢说一句话。

内廷外，昭阳的随从卫士们肃立在车马旁边，焦急地等

待着主帅的消息。

内廷里

“大王，‘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您为何要把屈原大夫置于宫外？又为何要废除他那联齐抗秦的正确主张？”昭阳见怀王心不在焉，便声色俱厉地又道：“观今日之天下，楚齐两国乃唇齿相依之邦。去齐而绝楚，绝楚而断齐，此乃一目了然之事也。”

南后见怀王闷闷不乐，便盛气凌人地：“昭将军，大王化干戈为玉帛，这有什么不好？你又为何要违抗大王的决策呢？”

“岂敢！岂敢！臣下不过是为大王的江山，楚国的利益着想……”

“难道说……大王倒是不为楚国着想了？”靳尚从旁参言。

昭阳瞟了靳尚一眼，“上官大夫，你难道果真不明白和秦绝齐的后果？”

子椒：“昭上柱国，咱们大王在你眼里，嗯，哼哼！”

“大王对我恩深似海，昭阳忠贞不渝。正因为是这样，我才冒死而谏，而你呢？子椒大人，你混淆是非，营私舞弊，勾结秦寇欺骗大王。难道这——就是你对大王的忠心吗？！”

子椒理屈词穷，“这……这……这是从何说起……”

南后立起道：“昭将军，我劝你还是不要矜才使气，太放肆了吧。”

昭阳扭过头来，把一双血红的眼移向南后：“我——要不是看在大王的面上，哼！……”说着把宝剑抽出来又猛力

推入鞘中。

“你……你简直是无法无天！”南后故作惊慌地凑近怀王：“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子椒盯着昭阳手中的宝剑，心慌意乱：“你……你要干什么？”

昭阳气冲霄汉，浑身颤抖：“我，我想要你的命！……”

“放肆！”

怀王拍案大怒，道：“昭上柱国，你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竟敢在寡人面前持剑行凶！”

昭阳面不改色，拱手道：“大王，臣下岂敢在大王面前行凶。陛下从前授予臣下这把宝剑就是专门用来内惩国贼，外杀敌寇的。陛下说过，臣有权治罪任何奸人。当今之事，臣下完全出于公心，如有半点私怨，甘愿斩首。……”

怀王怒视昭阳道：“难道寡人就不知谁是奸人了？昭阳，你是立功心切，唯恐天下不乱吧……”

“大王，大王的爱民之心，固然难得，只是，大王若然刚愎自用，听信张仪之谎言，怕是会遗患无穷、后悔莫及……”

“昭阳，你……你简直是强词夺理。张仪贤士与人为善，送归我国故地，有何不好……”

“大王，张仪诡诈，目的在于破坏齐楚联盟。若陛下听信谎言，楚国就要遭祸殃了……”

“住口！”怀王猛喝道：“你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来人……”

“用不着！哼！想不到楚国的江山会断送在你这昏君手中。”昭阳把金盔犀甲扔于地上：“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

瓦全。来吧！要杀要砍随你便！”

怀王气急败坏地吼道：“满……满门抄斩！”

“且慢……且慢……”陈轸急忙立起，郑重其事地：“大王，臣有一言……”

怀王怒气冲冲，扫他一眼：“讲！”

“昭上柱国十几年来出生入死，南征北战，能攻善守，战功赫赫。我楚国文有屈原，武有昭阳，其威名足以服邻国而镇秦寇，故诸侯才不敢侵犯楚国。如今屈原被逐，若再将昭阳斩首，怕是与国不利。再说，昭阳白璧无暇，深得人心，如果罚不当罪，怕要激起民愤，动摇军心。大王高瞻远瞩，洞察秋毫，此事还请大王三思！”

众大臣洗耳恭听，见陈轸仗义直言，齐刷刷在阶下跪下几排……

屈匄(五十余岁)、景缺(三十余岁)、项飞(三十余岁)等将军首先下跪，异口同声：“大王，求大王宽恕昭上柱国！”

“求大王宽恕昭上柱国！”

“求大王宽恕昭上柱国！”

“……”

怀王见阶下跪满文武大臣，都为昭阳求情。遂为难地：

“这……这……，既然诸将官如此求情，看在你众人的面上，我就饶他一命。不过——免去上柱国官职，限立即解甲归田，速离郢都！”

宫门外

昭阳的随从卫士见昭阳披头散发走出来时，都惊呆了。

昭阳怀着满腔怒气走下台阶，握起阿勇的手，拍了拍身

旁一卫士的肩，静立片刻，沉痛地独自而去。

“昭大人！您……不能离开我们呀……”阿勇跑上去，跪在昭阳跟前痛哭起来。

昭阳痛苦地扶起他，环视众人一眼，低沉而有力地：“大王不辨忠奸，罢了我的官。可他罢不了我热爱祖国、热爱黎民的心……”说着他为阿勇擦掉眼泪，劝道：“坚强点，咱们后会有期！”

昭阳走了几步，扭回头来见卫士们肃立原处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依依不舍地拱起手道：“后会有期！”说罢，朝庭院大门快步而去。

二

两个月后

逢侯丑（四十余岁）戎装佩剑来到楚宫内廷，匆匆走向怀王，拱手道：“臣逢侯丑出使秦国归来，拜见大王。”

“平身！”怀王心平气静地说：“商於故地，秦归还我国了吧？”

“禀大王：张仪说当时面谈并非六百，而是六里。秦王也根本没有归我故地之意……”

“噫？！”怀王脸色乍变，“狗头张仪，竟敢欺骗寡人……”

众臣大惊失色，议论纷纷。

怀王大发雷霆：“骗子！欺人太甚！”

他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样才解心头之恨，怒视全场之后，视线移在了屈匄身上，脸上又浮起几丝骄矜：“……楚国

之大，得天独厚，拥有军队百万，岂能忍欺受辱。屈匄将军！”

“臣在”！屈匄起立拱手。

“寡人拜你为大将军，逢侯丑为副将，率领十万大军前去伐秦，非让秦国归我故地不成！”

屈匄、逢侯丑拱手，异口同声：“遵命！”

陈轸见怀王从案上拿起“铜节”正要递给屈匄。他急忙阻止道：“大王，依臣之见，我们还是不可轻举妄动……”

“哼！”怀王怒气冲天，“不伐秦寇，难解我心头之恨！”将铜节扔给屈匄。

书有“屈”字的帅旗下。屈匄乘一驷骐之车，左右卫队跟随，前后书有“楚”、“屈”的战旗招展，战车、骑甲，步卒如云而至……

初冬之季，茫茫的原野上刮着丝丝的寒风，路旁的灌木杂草摇摇摆摆。战马的铁蹄敲击着大地，战车的木轮辗压着旷野，腾起了遮眼的尘雾。

楚军在尘雾中行进。

当楚军队伍刚刚跨入丹阳的丘陵时，突然从它左右两侧的山后冲出了大队秦军。

屈匄见秦军犹如云屯雾集一般拥来，忙下令：“停止前进，摆阵迎战！”

擂鼓手插起了战鼓。

“逢”字旗下，逢侯丑骑着战马，挥剑高喊：“勇敢的武士们！秦军已将我们包围，大家要杀出去……”他一马当先，率领士卒迎秦军而去。

书有“魏”字的帅旗前，大胡子魏章（五十余岁）乘一驷车，戎装挥剑，指挥着千军万马扑向楚军。

秦将甘茂与逢侯丑首先相遇，剑光闪闪……

两军战车轴头相碰，短兵相接，阵势混乱，马死人伤。

秦军两面夹击，击破了楚阵。

楚军腹背受敌，处处被动。

战尘中，楚军车翻马仰，横尸遍野……

魏章坐在车上，见甘茂等将士吆五喝六地押着周身是血的屈匄、逢侯丑等楚将过来时，笑逐颜开……

三

巫郡城中的昭府，无论是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房屋，还是宅院中的花园、鱼池、凉亭……到处是白雪皑皑、寒气袭人。

漫天的鹅毛雪片，不停地飘落在地上。

书斋内，靠墙的地上堆放着一叠叠竹简。

昭雎（十七岁）身材英俊、剑眉大眼，身穿皮裘，正在暗淡的光线下伏案读书：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